

浅析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的交际心理与处世态度

李红雨 郝彦丰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;

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,陕西 西安 710062)

[摘要]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历来被人们认为是贾府中最失败的处世者。其实并非如此,她首先是一个自恋的人,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处世方式。她强调自我,有一个小小的自我世界,但并不自闭。她对丫头、婆子们立威为主、言语刻薄,对情敌化敌为友、情深意长,既保全了自己的爱情,又成全了自己的友情。因此可以说,林黛玉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,是一个在自恋中自我强大的女子。

[关键词]《红楼梦》;林黛玉;交际心理;处世态度

[中图分类号]I207.411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1)06-0069-04

《红楼梦》人物众多、各具情态。关于做人、处世的评说,人们似乎一致认为:在贾府最会做人的是宝钗、熙凤和袭人,最不会处世的是宝玉、黛玉和晴雯。这从人际交往方面概括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。当然,由他们的态度而导致的结果也是经纬分明的。最会做人的宝钗、熙凤、袭人无不例外地得到了封建大家族阶层的厚待和重用。而最不会处世的宝玉是有名的“富贵闲人”,因衔玉而生受到宠爱,却招致莫名陷害被父亲毒打;晴雯更是被上上下下的主子奴仆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还落了个“狐狸精”的虚名,被折磨而亡;黛玉在大观园不仅没做成宝二奶奶,竟还成为现代人心目中“眼泪”、“柔弱多病”、“孤芳自赏”、“顾影自怜”等含有贬义性质的代名词,她“在精神生活领域被人倍加赞叹、敬仰,在世俗生活领域又使人唯恐避之而不及”。其实不然,林黛玉在大观园中也是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,是一个很强大的人。只因她是一个很自恋的女子,所以非常强调自我的感受。她在贾府不是不会做人,也不是不会讨好别人,而是不想违背自己的处世原则。林黛玉留给人们的不擅长为人处世的感受与印象,其实就是她用自己的一套独特的人际交往准则造成的:时时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距离感的人,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策。对丫头、婆子、管家等下人是立威为主、言语刻薄,对宝钗、湘云、妙玉等情敌则是化敌为友、情深意长,既保全了自己的爱情,又成全了自己的友情。

—

“自恋”一词在英语中是“narcissism”,译为汉语就

是“水仙花”的意思。这来自一个古希腊神话:美少年厄索斯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后,便爱上了自己,每天茶饭不思,最终憔悴而死,变为一朵水仙花。这是心理学上的自恋,属于病态的范畴,和本文所说的自恋不是一回事。林黛玉爱自己,但不要求所有的人都爱自己,“颦儿才貌世应稀”,她的自恋是健康的。

林黛玉的美貌,出自贾雨村口中是:“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,不与今日女子相同,度其母必不凡,方得其女。”再到贾府后,“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,其举止言谈不俗,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,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”。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最疼爱的小女儿,而林黛玉又是其父林如海中年得女,“故爱如珍宝”。黛玉自幼就聪明清秀,其父更是为她请了家庭教师——贾雨村来教她读书识字,可知黛玉从小就培养出了非凡的气度,难怪此处有脂批:“写美人是如此笔仗,看官怎得不叫绝称赏!”

更有聪明如王熙凤者竟也亲口赞黛玉:“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,我今儿才算见了,况且这通身的气派,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,竟是个嫡亲的孙女,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。”这一段虽有凤姐讨好贾母之嫌,但“‘真有这样标致人物’出自凤口,黛玉丰姿可知”。

到了宝玉眼中,黛玉更是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,态生两靥之愁,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姣花照水,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,病如西子胜三分”。宝玉心细,不只是见了黛玉的“情”、“娇”,更是连“才”也感

受到了。由此可见，林黛玉不是徒有花容月貌，而是更有言谈举止的清丽脱俗。

黛玉才情似海，在入住大观园之后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渊博的知识就连贾府的小厮兴儿也都知道：“我们家的姑娘不算，另外有两个姑娘，真是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。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，姓林，小名儿叫什么黛玉，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，一肚子文章。”

如此一个可人儿，贾府上下自然喜欢，何况还有贾母的万般宠爱。因此，人见人爱的林黛玉没有不爱自己的道理。这一点从她所作的诗词中亦可看出：“林黛玉所创作的诸多诗词透露了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。但她诗词中所体现的自我意识又是不断呈现出来的，而且愈来愈强烈，表现了一种趋强性。”《白海棠诗》是借白海棠惟妙惟肖地反映出一个娇弱、纯洁、孤傲、多愁的少女形象；《咏菊》是自我的倾泻，借物写人，描写自己和菊花一样，傲岸不屈；《菊梦》其实就是黛玉自己的梦；《唐多令》、《秋窗风雨夕》和《葬花吟》更是黛玉的满腔愁绪。可见，黛玉关注的对象是自己，欣赏和品味的对象亦是自己，她是一个太爱自己的人。正如有评论者指出：“林黛玉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才貌双佳的贵族少女，其心灵上积着一种彻头彻尾、彻里彻外的自恋情绪。”

二

自恋的人往往都很自我。林黛玉从小就有很强的自我意识，这从她刚进贾府的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出：“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，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……因此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多行一步路，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。”她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自己全部融入贾府的生活中，所以她“孤高自许，目下无尘”，不比薛宝钗来时“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”。尽管黛玉也生活在贾府，居住在大观园，从表面上看她与众多的小姐们拥有一样的待遇：作诗、祝寿、嬉闹，但实则有天壤之别。约略看来，宝玉、探春、惜春、迎春、宝钗、湘云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与他人的世俗纠纷和利益冲突中，而黛玉则似乎与这个世界存在着天然的绝缘体——她虽活动在人事纠纷的大观园中，却又始终远离大观园的是是非非。这与黛玉的自恋心理有关，一则自恋的人只见自己的思想情感，只关注自我的发展状态，所以也就不去理会外界的纷争；二则自恋的黛玉即使知道了这些是非，也不屑于参与或争论，最多也只是在心里感叹感叹罢了。例如对于王

熙凤接尤二姐进大观园之事，“园中姊妹和李纨、迎春、惜春等人，皆为凤姐是好意，然宝黛一干人却为二姐暗自担心”。黛玉自然知道王熙凤的底细，不免为尤二姐担心，但也只是“暗自担心”。她不愿意别人闯进自己的世界，也不想去干涉他人的生活；她就像个天生的寄居者，只不过是借其一角还前生欠下宝玉的甘露而已；她与凤姐、探春等人，似极亲密，又似全无牵挂，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；她一生展示的是别人与自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，为了保持自由的心性、自我的尊严、自我的才智、自我的世界，而固执地选择了孤独。“有自恋情结的人严重自我中心，惟我独尊，渴望别人的特殊赞美和特别爱护，因而一般正常的人际关系难以满足他们这种过份的苛求，产生孤独失意之感便势在必行了。”

宝玉是惟一走进黛玉自我世界的人，但他也是黛玉反观自己的一面镜子。黛玉种种的小心眼，说话故意冤枉宝玉，动不动就伤心流泪，看似无理取闹，实则大有深意。正如她对宝玉所说：“我难道为叫你疏她？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，我为的是我的心。”黛玉的一生其实不是为“情”，而是为了自己的一颗“心”；她更爱自己对宝玉的那份感情，爱宝玉对自己的那种态度；她对宝玉向来是自恋多于爱情的，更何况大观园里的其他人呢。

三

黛玉虽然自恋，但不自闭。她虽然不喜欢处理人际关系，但毕竟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纷扰的世界，也不得不和各色人打交道。对于这一点，黛玉也是心知肚明。例如她和宝钗结为金兰之交后，在说到自己的病情时，宝钗建议她每日吃燕窝，黛玉说道：“……请大夫，熬药，人参肉桂，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，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，老太太、太太、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，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，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。你看这里这些人，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，他们尚虎视眈眈，背地里言三语四的，何况于我？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，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，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。如今我还不知进退，何苦叫他们咒我？”这里有黛玉的伤感，更有自恋的敏感和自我的要求。林黛玉有贾母的宠爱，贾府的人是轻易不敢冒犯她的。但她深知，是要和这些人时时打交道的，贾母也有想不到看不到的时候，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。

林黛玉也有自己独特的处世方式，那就是强调主

观个体的存在,决不肯委屈自己的心性。对那些丫头、婆子、管家们,她虽然不放在眼里,但也知道她们都是不好惹的,所以她平日里说话刻薄,这正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。这与薛宝钗在周全大局中谋取自我利益的风格不同。如果说宝钗是立恩为策,那么黛玉则是立威为主。黛玉的禀性是决不容别人轻看或冒犯她,如宝玉在薛姨妈家吃酒一节,因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多事说了一句,黛玉便利嘴不饶人。情景如下:

那李嬷嬷不知黛玉的意思,因说道:“林姐儿,你不要助着他了。你倒劝劝他,只怕他还听些。”黛玉就冷笑道:“我为什么助他?我也不犯着劝他。你这妈妈太小心了,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,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,料也不妨事。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,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。”李嬷嬷听了,又是急,又是笑,说道:“真真这林姑娘,说出一句话来,比刀子还尖。这算了什么呢。”

在这里,黛玉为什么要“冷笑”?一则李嬷嬷的称呼实在是不讨人喜欢;二则黛玉刚暗自奚落了宝玉不听她劝,反倒是听从宝钗劝,改吃热酒的事,心里正不自在;三则黛玉心高气傲,李嬷嬷这样的人反来说她,一时真是自尊大伤,出口的话自然是“比刀子还尖”。

黛玉自有黛玉的脾气,她向来直爽率性,连大管家周瑞家的在帮薛姨妈送宫花的时候,被黛玉一句“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”,噤得不敢言语一声。贾母跟前的大红人王熙凤都被黛玉评说:“什么诙谐,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。”因此,黛玉的嘴巴厉害是上上下下都领教过的,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对她心存敬畏。倘若有人冒犯她,她必是以牙还牙,这就给她赚了个“刀子嘴”、“好刻薄”的恶名,连怡红院的小丫头小红都知道“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,心又细的”。但黛玉的目的达到了,她要的就是众人对她的敬畏,既保全了她的尊严,又省了世俗的纠纷,至少不会像贾府的二小姐迎春那样尊严全失,还要整日与丫头、婆子们吵个不停。

黛玉的刻薄,使她给人以冷峻、难以接近的感觉。其实,这只是她的保护色,她也有很热情的时候。如果你不小瞧她,真心地尊重她,她是会把你当成知己和朋友。大观园里的主子小姐是很多的,林黛玉和她们同样的身份、同样的地位,自然是不可以像对待丫头、

婆子们的方式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。然而,黛玉又始终是自恋的,与自己性情不大相投或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人,她一般不怎么理会,礼节上过得去就可以了。相反,那些和自己密切相关或和自己不相上下的人,她是很密切关注的。大观园里,和黛玉成为好朋友的有三人:宝钗、湘云和妙玉。这三位都是大观园里一等聪慧美丽的女子。换句话说,黛玉很注重交友的质量。“自恋的人对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要求都很高,一切的交往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。”更有意思的是,这三位都可算是黛玉的情敌了,由此可见黛玉新奇而又自信的交际心理与处世态度。

黛玉对宝钗的态度前后变化最大,原因还是在于自身心理和心态的变化。她一开始是极不喜欢宝钗的,因为“宝钗年岁虽不大,然品格端方,容貌丰美,人多谓黛玉所不及。而且宝钗行为豁达,随分从时,不比黛玉孤高自许,目下无尘,故比黛玉大得人心。就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”。更让黛玉难以接受的是宝钗带来了“金玉良缘”的说法,在黛玉心里,宝钗就是她的头号情敌,所以才有了对宝钗的处处挖苦和讽刺。因为这时候,黛玉对宝玉的爱情还不敢保证,宝玉还没有向她有过明显的表白,更何况宝钗各方面的条件似乎都要比自己强。等到宝玉对她诉说衷肠,说出“你放心”三字之后,黛玉就完全相信了宝玉的爱情,也就很少再和宝钗“水火不容”了。黛玉因为自恋,不轻易接受别人,但与薛宝钗这样优秀的人结为好友或姐妹,她也是愿意的,所谓“惺惺惜惺惺”也。薛宝钗的处世原则是“随分从时”,“只愁人人跟前失于应候”,又善察言观色,自然感觉到林黛玉态度的转变,于是把握时机,在黛玉行酒令失言第二天就“蘅芜君兰言解疑癖”,黛玉便立刻接受了宝钗的好意。众人在惜春处讨论画画的事儿时,黛玉取笑宝钗把嫁妆单子都写出来了,宝钗也并不恼她,还说:“怪不得老太太疼你,众人爱你伶俐,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。过来,我替你拢一拢。”二人关系一时好得紧。之后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,二人结为金兰姐妹,速度之快,连宝玉都“暗暗的纳闷”,“他俩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好,今看来竟比他人好十倍”。此后,黛玉更是把薛姨妈也当成亲妈对待,满足了自己对亲情的渴望。对宝钗,黛玉是有意结交,姐妹情深。

湘云的性情、遭遇与黛玉最为相似,二人同是自幼父母双亡,同是寄人篱下。湘云是大说大笑的男孩子豪爽脾气,而黛玉自幼也是被父母“假充养子之意”

以待,因此,黛玉很是欣赏湘云的男子气概,又从小常一起吃住玩乐,按理说二人早该成为好朋友了。可是,湘云每每多赞宝钗,让黛玉心里很不受用,再加上黛玉心高气傲,二人都是性情率直之人,自然口角就多了。宝玉得了金麒麟后,黛玉更是“心下忖度着,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,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……今见宝玉亦有麒麟,便恐借此生隙,同史湘云也做出些风流佳事来。因而悄悄走来,见机行事,以察二人之意”。不想却再一次听到了宝玉有关“混账话”的肺腑之言,一番感叹之后,就再也不对史湘云起疑心。其实,史湘云是最不将儿女私情放在心上的,她每每说话不给黛玉留情面,正是因为了解黛玉。而黛玉一旦决定和她交好,自然是锦上添花之事。所以,写到菊花诗时,二人更是互相赞赏。及至中秋夜“凹晶馆联诗悲寂寞”,二人同起身世之叹,湘云更是关心宽慰黛玉要好好保养:“你是个明白人,何必作此形象自苦。我也和你一样,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,何况你又多病,还不自己保养。可恨宝姐姐,姊妹天天说亲道热,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,必要起诗社,大家联句,到今日便弃了咱们,自己赏月去了,社也散了,诗也不作了。”在这里,且不说薛宝钗平日对人好是出于什么目的,就连一向夸赞她的史湘云都说她的不是了,可知此时,湘云从先前的了解黛玉转向理解黛玉了。所以黛玉也不肯负她作诗的雅兴,二人联出了“寒塘渡鹤影,冷月葬花魂”的奇绝诗句。对湘云,黛玉是同病相怜,互相欣赏。

妙玉是大观园请的带发修行的道姑,人品、相貌也是一流的。尽管她很少参加大观园众多的活动,但她的一举一动都早已泄露了自己的心思,即她在暗恋宝玉。黛玉自然是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,但黛玉却不担心,因为她深知一个女尼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宝二奶奶的,所以在众姐妹想要赏红梅写诗时,还主动让宝玉去找妙玉乞红梅。假如是叫宝玉单独去宝钗处,那

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另外,黛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妙玉的知己。例如,写到妙玉请黛玉、宝玉和宝钗吃梯已茶时的情景:

黛玉因问:“这也是旧年蠲的雨水?”
妙玉冷笑道:“你这么个人,竟是大俗人,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,收的梅花上的雪,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,总舍不得吃,埋在地下,今天夏天才开。我只吃过一回,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?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,如何吃得。”黛玉知他天性怪僻,不好多话,亦不好多坐,吃过茶,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

此处有一脂批:“黛玉是解事人。”黛玉很明白妙玉的性情,并且可以说很体贴妙玉,稍坐一会儿,就“约着宝钗走了出来”,偏留了宝玉在内。黛玉的心理很是奇妙,总归是自恋的,是对自己很自信,所以她并不担心宝玉和妙玉共处。同时,黛玉和妙玉的处世态度也是很相似的,都喜静,都有洁癖,都自恃甚高,都是“世难容”——不懂迎合世俗,不懂适者生存,不懂摧眉折腰,不懂趋炎附势。二人可谓是同类。相似的人总是很容易看出彼此,且好沟通。黛玉和妙玉可以说是精神层次上的朋友,所以妙玉才为黛玉续诗。对妙玉,黛玉是关照自我,精神知己。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出林黛玉的交友处世都从自我角度和立场出发:是自我,不是自闭;是自强,不是自私。纵观整部《红楼梦》,黛玉没讨好、拉拢过任何人,也没有因自己伤害过任何人。这就是林黛玉自恋式交际心理和处世态度所造成的,她是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,是一个在自恋中自我强大的女子。

[注 释]

朱萍:《孤独中的得与失——林黛玉形象议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,2001年第1期。
霍省瑞、陈冬季:《林黛玉的诗词及其自我意识》,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》,2007年第2期。

黄锦秋:《一个自恋女子的悲剧——林黛玉人生悲剧原因新探》,《学术交流》,1993年第5期。
王维亮:《变态心理学》,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。